南史/卷1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二 ◄

南史
卷十三 列傳第三

宋宗室及諸王上

► 卷十四

長沙景王道憐　臨川烈武王道規　營浦侯遵考　　武帝諸子

宗室

長沙景王

長沙景王道憐，宋武帝中弟也。謝琰為徐州，命為從事史。武帝剋京城及平建鄴，道憐常留侍太后，後以軍功封新渝縣男。從武帝征廣固，所部獲慕容超，以功改封竟陵縣公。及討司馬休之，道憐監太尉留府事。江陵平，為驃騎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荊州刺史，護南蠻校尉，加都督，北府文武悉配之。

道憐素無才能，言音甚楚，舉止多諸鄙拙，畜聚常若不足。去鎮日，府庫為空。徵拜司空、徐兗二州刺史，加都督，出鎮京口。武帝受命，遷太尉，封長沙王。

先是，廬陵王義真為揚州刺史，太后謂上曰：「道憐，汝布衣兄弟，宜用為揚州。」上曰：「寄奴於道憐，豈有所惜。揚州根本所寄，事務至重，非道憐所了。」太后曰：「道憐年五十，豈不如十歲子邪？」上曰：「車士雖為刺史，事無大小，皆由寄奴。道憐年長，不親其事，於聽望不足。」太后乃無言，竟不授。

永初三年薨，加贈太傅，葬禮依晉太宰安平王孚故事：鸞路九旒，黃屋左纛，轀輬車，挽歌二部，前後羽葆鼓吹，虎賁班劒百人。文帝元嘉九年，詔故太傅長沙景王、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、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劉穆之、開府儀同三司華容縣公王弘、開府儀同三司永修縣公檀道濟、故青州刺史龍陽縣公王鎮惡，並勒功天府，配祭廟庭。

道憐子義欣嗣，位豫州刺史，鎮壽陽，境內畏服，道不拾遺，遂為盛藩強鎮。薨，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諡曰成王。

子悼王瑾嗣，傳爵至子，齊受禪，國除。

瑾弟韞字彥文，位雍州刺史、侍中、領右衛將軍、領軍將軍。昇明元年，被齊高帝誅。韞人才凡鄙，特為明帝所寵。在湘州、雍州，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，常自披翫。嘗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，興宗戲之，陽若不解畫者，指韞形問之曰：「此何人而在輿？」韞曰：「政是我。」其庸鄙類如此。

韞弟述字彥思，亦甚庸劣。從子俁疾危篤，父彥節、母蕭對之泣，述嘗候之，便命左右取酒肉令俁進之，皆莫知其意。或問焉，答曰：「《禮》云：『有疾飲酒食肉。』」述又嘗新有緦慘，或詣之，問其母安否。述曰：「惟有愁慼。」次訪其子，對曰：「所謂父子聚麀。」蓋謂麀為憂也。

義欣弟義融封桂陽縣侯，邑千戶。凡王子為侯，食邑皆千戶。義融位五兵尚書，領軍，有質幹，善於用短。卒諡恭侯。子孝侯覬嗣，無子，弟襲以子晃繼。襲字茂德，性庸鄙，為郢州刺史，暑月露裸上聽事，時綱紀政伏閤，怪之，訪問乃知是襲。

義融弟義宗，幼為武帝所愛，字曰伯奴，封新渝縣侯，位太子左衛率。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打人，入義宗第蔽隱，免官。德靈以姿色，故義宗愛寵之。義宗卒於南兗州刺史，諡曰惠侯。子懷珍嗣，無子，弟彥節以子承繼。

彥節少以宗室清謹見知，孝武時，其弟遐坐通嫡母殷氏養女雲敷，殷每禁之。及殷亡，口血出，眾疑遐行毒害。孝武使彥節從弟祗諷彥節啓證其事。彥節曰：「行路之人尚不應爾，今日廼可一門同盡，無容奉敕。」眾以此稱之。後廢帝即位，累遷尚書左僕射，參選。元徽元年，領吏部，加兵五百人。桂陽王休範為逆，中領軍劉勔出守石頭，彥節

權兼領軍將軍，所給加兵，自隨入殿。封當陽侯，與齊高帝、袁粲、褚彥回分日入直，平決機事，遷中書令，加撫軍將軍。及帝廢為蒼梧王，彥節出集議，於路逢從弟韞。韞問曰：「今日之事，故當歸兄邪？」彥節曰：「吾等已讓領軍矣。」韞搥胸曰：「兄肉中詎有血邪，今年族矣！」齊高帝聞而惡之。順帝即位，轉尚書令。時齊高帝輔政，彥節知運祚將遷，密懷異圖。及沈攸之舉兵，齊高帝入屯朝堂，袁粲鎮石頭，潛與彥節及諸大將黃回等謀夜會石頭，詰旦乃發。彥節素怯，騷擾不自安。再晡後，便自丹陽郡車載婦女，盡室奔石頭。臨去，婦蕭氏强勸令食，彥節歠羹寫胸中，手振衣自禁。其主簿丁靈衛聞難即入，語左右曰：「今日之事，難以取濟。但我受劉公厚恩，義無二情。」及至見粲，粲驚曰：「何遽便來？事今敗矣。」彥節曰：「今得見公，萬死何恨。」從弟韞直省內，與直閣將軍卜伯興謀其夜共攻齊高帝，會彥節事覺，秣陵令劉實、建康令劉遐密告齊高帝，高帝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殺之，伯興亦遇害。粲敗，彥節踰城走，於額檐湖見禽被殺。彥節子俁嘗賦詩云：「城上草，植根非不高，所恨風霜早。」時咸云此為祆句。事敗，俁與弟陔剃髮被法服向京口，於客舍為人識，執於建康獄，盡殺之。彥節既貴，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，時人以此少之。其妻蕭思話女也，常懼禍敗，每謂曰：「君富貴已足，故應為兒作計。」彥節不從，故及禍。

彥節弟遐字彥道，為嫡母殷暴亡，有司糾之，徙始安郡。後得還，位吳郡太守，至是亦見誅。遐人才甚凡，自諱名有同主諱，常對客曰：「孝武無道，見枉殺母。」其頑騃若此。及彥節當權，遐累求方伯。彥節曰：「我在事，而用汝作州，於聽望不足。」遐曰：「富貴則言不可相關，從坐之日得免不？」至是果死。

義宗弟義賓，封興安侯，位徐州刺史。卒，謚曰肅侯。義賓弟義綦，封營道縣侯，凡鄙無識。始興王浚嘗謂曰：「陸士衡詩云：『營道無烈心』，其何意苦阿父如此？」義綦曰：「下官初不識士衡，何忽見苦？」其庸塞皆然。位湘州刺史，謚僖侯。

臨川烈武王

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，武帝少弟也。倜儻有大志，預謀誅桓玄。時桓弘鎮廣陵，以為征虜中兵參軍。武帝克京城，道規亦以其日與劉毅、孟昶斬弘。玄敗走，道規與劉毅、何無忌追破之。無忌欲乘勝直造江陵。道規曰：「諸桓世居西楚，群小皆為竭力；桓振勇冠三軍。且可頓兵以計策縻之。」無忌不從，果為振敗。乃退還尋陽，繕舟甲復進，遂平巴陵。江陵之平，道規推毅為元功，無忌為次，自居其末。以起義勳，封華容縣公，累遷領護南蠻校尉、荊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善於刑政，士庶畏而愛之。

盧循寇逼建鄴，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、廣武將軍到彥之等赴援朝廷，至尋陽，為循党荀林所破。林乘勝伐江陵，聲言徐道覆已克建鄴。而桓謙自長安入蜀，譙縱以謙為荊州刺史，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。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：「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，欲去者不禁。」因夜開城門，眾咸憚服，莫有去者。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來赴，或謂宗之未可測。道規乃單車迎之，眾咸感悅。眾議欲使檀道濟、到彥之共擊荀林等。道規曰：「非吾自行不決。」乃使宗之居守，委以心腹，率諸將大敗謙，斬之。諮議劉遵追荀林，斬之巴陵。初，謙至枝江，江陵士庶皆與謙書，言城內虛實。道規一皆焚燒，眾乃大安。

徐道覆奄至破塚，魯宗之已還襄陽，人情大震。或傳循已克都，遣道覆上為刺史。江、漢士庶感其焚書之恩，無復二志。道規使劉遵為遊軍，自拒道覆，前驅失利。道規壯氣愈厲，遵自外橫擊，大破之。初使遵為遊軍，眾咸言不宜割見力置無用之地。及破道覆，果得遊軍之力，眾乃服焉。遵字慧明，臨淮海西人，道規從母兄也，位淮南太守，追封監利縣侯。

道規進號征西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改授豫州，以疾不拜。義熙八年薨於都，贈司徒，諡曰烈武，進封南郡公。武帝受命，贈大司馬，追封臨川王。無子，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嗣。初，文帝少為道規所養，武帝命紹焉。咸以禮無二繼，文帝還本，而定義慶為後。義慶為荊州，廟主當隨往江陵，文帝下詔褒美勳德及慈蔭之重，追崇丞相，加殊禮，鸞輅九旒，黃屋左纛，給節鉞，前後部羽葆、鼓吹，虎賁班劍百人。及長沙太妃檀氏、臨川太妃曹氏後薨，葬皆准給。

義慶幼為武帝所知，年十三襲封南郡公。永初元年，襲封臨川王。元嘉中為丹陽尹。有百姓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，應避孫讎。義慶議以為「周禮父母之仇，避之海外，蓋以莫大之冤，理不可奪。至於骨肉相殘，當求之法外。禮有過失之宥，律無讎祖之文。況趙之縱暴，本由於酒，論心即實，事盡荒耄。豈得以荒耄之王母，等行路之深讎，宜共天同域，無虧孝道」。六年，加尚書左僕射。八年，太白犯左執法，義慶懼有災禍，乞外鎮。文帝詔諭之，以為「玄象茫昧，左執法嘗有變，王光祿至今平安。日蝕三朝，天下之至忌，晉孝武初有此異。彼庸主耳，猶竟無他」。義慶固求解僕射，乃許之。

九年，出為平西將軍、荊州刺史，加都督。荊州居上流之重，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，故武帝諸子遍居之。義慶以宗室令美，故特有此授。性謙虛，始至及去鎮，迎送物並不受。

十二年，普使內外群臣舉士，義慶表舉前臨沮令新野庾實、前征奉朝請武陵龔祈、處士南陽師覺授。義慶留心撫物，州統內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，一年聽三吏餉家。先是，王弘為江州，亦有此制。在州八年，為西土所安。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。又擬班固典引為典敘，以述皇代之美。

改授江州，又遷南兗州刺史，並帶都督。尋即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。性簡素，寡嗜欲，愛好文義，文辭雖不多，足為宗室之表。歷任無浮淫之過；唯晚節奉沙門頗致費損。少善騎乘，及長，不復跨馬，招聚才學之士，遠近必至。太尉袁淑文冠當時，義慶在江州請為衛軍諮議。其餘吳郡陸展、東海何長瑜、鮑照等，並有辭章之美，引為佐吏國臣。所著世說十卷，撰集林二百卷，並行於世。文帝每與義慶書，常加意斟酌。

鮑照字明遠，東海人，文辭贍逸。嘗為古樂府，文甚遒麗。元嘉中，河濟俱清，當時以為美瑞。照為河清頌，其序甚工。照始嘗謁義慶未見知，欲貢詩言志，人止之曰：「卿位尚卑，不可輕忤大王。」照勃然曰：「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，安可數哉。大丈夫豈可遂蘊智慧，使蘭艾不辨，終日碌碌，與燕雀相隨乎。」於是奏詩，義慶奇之。賜帛二十匹，尋擢為國侍郎，甚見知賞。遷秣陵令。文帝以為中書舍人。上好為文章，自謂人莫能及，照悟其旨，為文章多鄙言累句。咸謂照才盡，實不然也。臨海王子頊為荊州，照為前軍參軍，掌書記之任。子頊敗，為亂兵所殺。

義慶在廣陵有疾，而白虹貫城，野鼜入府，心甚惡之。因陳求還，文帝許解州，以本號還朝。二十一年，薨於都下，追贈司空，謚曰康王。子哀王曄嗣，為元凶所殺。曄子綽嗣，升明三年見殺，國除。

營浦侯

營浦侯遵考，武帝族弟也。曾祖淳，皇曾祖武原令混之弟，位正員郎。祖岩，海西令。父涓子，彭城內史。始武帝諸子並弱，宗室唯有遵考。及北伐平定，以為并州刺史，領河東太守，鎮蒲阪。關中失守，南還，再遷冠軍將軍。晉帝遜位，居秣陵宮，遵考領兵防衛。武帝初即位，封營浦縣侯。元嘉中，累遷甯蠻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為政嚴暴，聚斂無節，為有司所糾，上寢不問。孝武大明中，位尚書左僕射，領崇憲太僕。後老疾失明。元徽元年卒，贈左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，謚曰元公。

子澄之，升明末貴達。澄之弟琨之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。誕有寶琴，左右犯其徽，誕罰

焉。琨之諫，誕曰：「此餘寶也。」琨之曰：「前哲以善人為寶，不以珠玉為寶，故王孫圉稱觀父為楚國之寶。未聞以琴瑟為寶。」誕忸然不悅。誕之叛，以為中兵參軍。辭曰：「忠孝不得並，琨之老父在，將安之乎。」誕殺之。後贈黃門郎，詔謝莊為誄。

遵考從父弟思考亦官曆清顯，卒于散騎常侍、金紫光祿大夫。

子季連字惠績，早曆清官。齊高帝受禪，將及誅，太宰褚彥回素善之，固請乃免。建武中，為平西蕭遙欣長史、南郡太守。遙欣多招賓客，明帝甚惡之。季連有憾於遙欣，乃密表明帝言其有異跡。明帝乃以遙欣為雍州刺史，而心德季連，以為益州刺史，令據遙欣上流。季連父思考，宋時為益州，雖無政績，州人猶以義故，故善待之。季連存問故老，見父時人吏皆泣對之。遂甯人龔愜累世有學行，辟為府主簿。及聞東昏失德，稍自驕矜。性忌褊，遂嚴愎酷佷，土人始怨。

永元元年九月，因聲講武，遂遣中兵參軍宋買以兵襲中水穰人李托。買戰不利，退還，州郡遂多叛亂。明年十月，巴西人趙續伯反，奉其鄉人李弘為聖主。弘乘佛輿，以五彩裹青石，誑百姓雲，天與己玉印，當王蜀。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大破獲之。將刑，謂刑人曰：「我須臾飛去。」復曰：「汝空殺我，我三月三日會更出。」遂斬之。

梁武帝平建鄴，遣左右陳建孫送季連二子及弟通直郎子深喻旨，季連受命，修還裝。武帝以西台將鄧元起為益州刺史。元起，南郡人，季連為南郡時，待之素薄。元起典簽朱道琛者，嘗為季連府都錄，無賴，季連欲殺之，逃免。至是說元起請先使檢校緣路奉迎。及至，言語不恭；又曆造府州人士，見器物輒奪之，曰：「會屬人，何須苦惜」。軍府大懼，言于季連，季連以為然。又惡昔之不禮元起，益憤懣。司馬朱士略說季連求為巴西郡守，三子為質，季連許之。既而召兵算之，精甲十萬。臨軍歎曰：「據天嶮之地，握此盛兵，進可以匡社稷，退不失作劉備，欲以此安歸乎。」遂矯稱齊宣德皇后令，復反，收朱道琛殺之。書報朱士略，兼召涪令李膺，並不受命。

天監元年六月，元起至巴西，季連遣其將李奉伯拒戰，見敗。季連固守，元起圍之。城中餓死者相枕，又從而相食。二年，乃肉袒請罪。元起遷季連於外，俄而造焉，待之以禮。季連謝曰：「早知如此，豈有前日之事。」元起誅李奉伯，送季連還都。將發，人莫之視，唯龔愜送焉。初，元起在道，懼事不集無以賞，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，於是受別駕、中從事檄者將二千人。

季連既至，詣闕謝罪，自東掖門入，數步一稽首以至帝前。帝笑謂曰：「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，豈無臥龍之臣乎。」赦為庶人。四年，出建陽門，為蜀人藺相如所殺。季連在蜀，殺其父。變名走建鄴，至是報焉。乃面縛歸罪，帝壯而赦之。

武帝子

宋武帝七男：張夫人生少帝，孫修華生廬陵孝獻王義真，胡婕妤生文帝，王修容生彭城王義康，桓美人生江夏文獻王義恭，孫美人生南郡王義宣，呂美人生衡陽文王義季。

廬陵孝獻王

廬陵孝獻王義真，美儀貌，神情秀徹。初封桂陽縣公。年十二，從北征。及關中平，武帝東還，欲留偏將，恐不足固人心，乃以義真為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修為長史，委以關中任。帝將還，三秦父老泣訴曰：「殘生不沾王化，於今百年。始睹衣冠，方仰聖澤。長安十陵，是公家墳墓，咸陽宮殿，是公家屋宅，舍此何之？」武帝為之憫然，慰譬曰：「受命朝廷，不得擅留。今留第二兒與文武才賢共鎮此境。」臨還，自執義真手以授王修，令修執其子孝孫手授帝。義真又進都督並、東秦二州，領東秦州刺史。時隴上流戶多在關中，望得歸本。及置東秦州，父老知無復經略隴右、固關中之意，咸共歎息。而赫連勃勃寇逼交至。

沈田子既殺王鎮惡，王修又殺田子，兼裁減義真賜左右物。左右怨之，因白義真曰：「鎮惡欲反，故田子殺之；修殺田子，豈又欲反也。」義真使左右劉乞殺修。修字叔，京兆霸城人。初南度見桓玄，玄謂曰：「君平世吏部郎才也。」修既死，人情離異。武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義真鎮關中，使義真疾歸。諸將競斂財貨，方軌徐行。建威將軍傅弘之曰：「虜騎若至，何以待之？」賊追兵果至。至青泥，大敗，義真獨逃草中。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，義真識其聲，曰：「君非段中兵邪？身在此。行矣，必不兩全，可刎身頭以南，使家公望絕。」宏泣曰：「死生共之，下官不忍。」乃束義真于背，單馬而歸。義真謂宏曰：「丈夫不經此，何以知艱難。」

初，武帝未得義真審問，怒甚，克日北伐。謝晦諫不從，及得宏啟，知義真免乃止。義真尋為司州刺史，加都督。以段宏為義真諮議參軍。宏鮮卑人，為慕容超尚書左僕射，武帝伐廣固歸降。

義真改揚州刺史，鎮石頭。永初元年，封廬陵王。武帝始踐阼，義真色不悅，侍讀博士蔡茂之問其故。對曰：「安不忘危，何可恃也。」明年遷司徒。武帝不豫，以為車騎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南豫州刺史，加都督，鎮曆陽。未之任而武帝崩。義真聰敏，愛文義，而輕動無德業，與陳郡謝靈運、琅邪顏延之、慧琳道人並周旋異常，云：「得志日，以靈運、延之為宰相，慧琳道人為西豫州刺史」。徐羨之等嫌義真與靈運、延之昵狎過甚，使故吏范晏戒之。義真曰：「靈運空疏，延之險薄，魏文雲'鮮能以名節自立'者。但性情所得，未能忘言於悟賞，故與遊耳。」將之鎮，列部伍於東府前。既有國哀，義真與靈運、延之、慧琳等坐視部伍，因宴舫裏，使左右剔母舫函道施己船而取其勝者，及至曆陽，多所求索，羨之等每不盡與。深怨執政，表求還都。

初，少帝之居東宮，多狎群小，謝晦嘗言于武帝曰：「陛下春秋既高，宜思存萬代。神器至重，不可使負荷非才。」帝曰：「廬陵何如？」晦曰：「臣請觀焉。」晦造義真，義真盛欲與談，晦不甚答，還曰：「德輕於才，非人主也。」由是出居於外。及羨之等專政，義真愈不悅。時少帝失德，羨之等謀廢立，次第應在義真。以義真輕訐，不任主社稷，因其與少帝不協，奏廢為庶人，徙新安郡。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諫，徙為梁州府參軍，尋殺之。

景平二年，羨之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，時年十八。元嘉元年八月，詔追復先封，迎靈柩，並孫修華、謝妃一時俱還。三年正月，誅徐羨之、傅亮等。是日，詔追崇侍中、大將軍，王如故。贈張約之以郡。

義真無子，文帝以第五子紹字休胤嗣，襲廬陵王。紹少寬雅，位揚州刺史。薨。無子，以南平王鑠子敬先嗣。

彭城王

彭城王義康，永初元年，封彭城王。曆南豫、南徐二州刺史，並加都督。文帝即位，為驃騎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元嘉三年，改授都督、荊州刺史，給班劍三十人。

義康少而聰察，及居方任，職事修理。六年，司徒王弘表義康宜還入輔。徵為侍中、司徒、錄尚書事、都督、南徐州刺史。二府置佐領兵，與王弘共輔朝政。弘既多疾，且每事推謙，自是內外眾務一斷之義康。太子詹事劉湛有經國才用，義康昔在豫州，湛為長史，既素情款，至是待遇特隆，動皆諮訪，故前後在藩多善政。九年，王弘薨，又領揚

州刺史。十二年，又領太子太傅。

義康性好吏職，銳意文案，糾剔是非，莫不精盡。既專朝權，事決自己，生殺大事，皆以錄命斷之。凡所陳奏，入無不可，方伯以下，並委義康授用，由是朝野輻湊，權傾天下。義康亦自強不息，無有懈倦。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，雖重定卑人微，皆被接引。又聰識過人，一聞必記，嘗所暫遇，終身不忘。稠人廣坐，每標題所憶，以示聰明，人物益以此推服之。愛惜官爵，未嘗以階級私人。凡朝士有才用者，皆引入己府，自下樂為竭力，不敢欺負。文帝有虛勞疾，每意有所想，便覺心中痛裂，屬纊者相系。義康入侍醫藥，盡心衛奉，湯藥飲食，非口所嘗不進。或連夕不寢，彌日不解衣。內外眾事，皆專決施行。十六年，進位大將軍，領司徒。義康素無術學，待文義者甚薄。袁淑嘗詣義康，義康問其年，答曰：「鄧仲華拜衮之歲。」義康曰：「身不識也。」淑又曰：「陸機入洛之年。」義康曰：「身不讀書，君無為作才語見向。」其淺陋若此。既闇大體，自謂兄弟至親，不復存君臣形跡。率心而行，曾無猜防。私置僮六千餘人，不以言台。時四方獻饋，皆以上品薦義康，而以次者供禦。上嘗冬月噉柑，歎其形味並劣，義康在坐，曰：「今年柑殊有佳者。」遣還東府取柑，大供禦者三寸。

僕射殷景仁為帝所寵，與劉湛素善，而意好晚乖，湛常欲因宰輔之權傾之。景仁為帝所保持，義康屢言不見用，湛愈憤。南陽劉斌，湛之宗也，有涉俗才用，為義康所知，自司徒右長史擢為左長史。從事中郎琅邪王履、主簿沛郡劉敬文、祭酒魯郡孔胤秀並以傾側自入，見帝疾篤，皆謂宜立長君。上嘗危殆，使義康具顧命詔。義康還省，流涕以告湛及景仁。湛曰：「天下艱難，詎是幼主所禦。」義康、景仁並不答；而胤秀等輒就尚書儀曹索晉咸康立康帝舊事，義康不知也。及帝疾瘳，微聞之；而斌等既為義康所寵，遂結朋黨，若有盡忠奉國不同己者，必構以罪黜。每采景仁短長，或虛造同異以告湛，自是主相之勢分矣。

義康欲以斌為丹陽尹，言其家貧。上覺之，曰：「以為吳郡。」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，義康又欲以斌代之。上時未有所擬，倉卒曰：「我已用王鴻。」上以嫌隙既成，將致大禍，十七年，乃收劉湛；又誅斌及大將軍錄事參軍劉敬文並賊曹孔劭秀、中兵邢懷明、主簿孔胤秀、丹陽丞孔文秀、司空從事中郎司馬亮、烏程令盛曇泰；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、余姚令韓景之、永興令顏遙之、湛弟黃門郎素、斌弟給事中溫于廣州；王履廢於家。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，以備非常。義康時入宿，留止中書省，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。義康上表遜位，改授江州刺史，出鎮豫章，實幽之也。停省十餘日，桂陽侯義融、新渝侯義宗、秘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。於省奉辭，便下渚，上唯對之慟哭，遣沙門慧琳視之。

義康曰：「弟子有還理不？」琳公曰：「恨公不讀數百卷書。」征虜司馬蕭斌為義康所昵，劉斌等讒之被斥，乃以斌為諮議，領豫章太守，事無大小皆委之。司徒主簿謝綜素為義康所狎，以為記室。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至豫章。辭州見許，資奉優厚，朝廷大事，皆報示之。

義康未敗時，東府聽事前井水忽湧，野雉江鷗併入所住齋前。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上表申明義康，奏，即收付建康獄賜死。

會稽長公主于兄弟為長，帝所親敬。上嘗就主宴集甚歡，主起再拜頓首，悲不自勝。上不曉其意，起自扶之，主曰：「車子歲暮，必不見容，特乞其命。」因慟哭。上亦流涕，指蔣山曰：「必無此慮，若違今誓，便是負初寧陵。」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曰：「會稽姊飲憶弟，所飲余，今封送。」車子，義康小字也。

二十二年，太子詹事范曄等謀反，事連義康，詔特宥大辟，並子女並免為庶人，絕屬籍，徙安成郡。義康在安成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，廢書歎曰：「前代乃有此，我得罪為宜也。」

二十四年，豫章胡誕世、前吳平令袁惲等謀奉戴義康，太尉江夏王義恭奏徙義康廣州，奏可，未行，會魏軍至瓜步，天下擾動，上慮有異志者奉義康為亂，孝武時鎮彭城及尚書左僕射何尚之並言宜早為之所。二十八年正月，遣中書舍人嚴欻持藥賜死。義康不肯服藥，曰：「佛教自殺不復人身。」乃以被掩殺之，以侯禮葬安成郡。子允，元凶殺之。孝武大明四年，義康女玉秀等乞反葬舊塋，詔聽之。

江夏文獻王

江夏文獻王義恭，幼而明嶷，姿顏端麗，武帝特所鍾愛。帝性儉，諸子飲食不過五醆盤。義恭求須果食，日中無算，得未嘗嗽，悉以與傍人。諸王未嘗敢求，求亦不得。

元嘉六年，為都督、荊州刺史。義恭涉獵文義，而驕奢不節。及出藩，文帝與書誡之曰：

禮賢下士，聖人垂訓，驕侈矜尚，先哲所去。豁達大度，漢祖之德，猜忌褊急，魏武之累。漢書稱衛青云：「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，與小人有恩。」西門、安於，矯性齊美，關羽、張飛，任偏同弊。行己舉事，深宜鑒此。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，若能省此

益美。

西楚殷曠，常宜早起，接對賓侶。園池堂觀，計無須改作。凡訊獄前一二日，可取訊簿密與劉湛輩粗共詳論，慎無以喜怒加人。能擇善者從之，美自歸己。不可專意自決，以矜獨斷之明也。刑獄不可壅滯，一月可再訊。

凡事皆應慎密。名器深宜慎惜，不可妄以假人。聲樂嬉遊，不宜令過。宜數引見佐吏，非惟臣主自應相見。不數則彼我不親，不親無因得盡人情，人情不盡，何由具知眾事。

九年，為南兗州刺史，加都督，鎮廣陵。十六年，進位司空。明年，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藩，征義恭為侍中、都督揚南徐兗三州、司徒、錄尚書事，領太子太傅。給班劍二十人，置佐領兵。二十一年，進太尉，領司徒。義恭小心，且戒義康之失，雖為總錄，奉行文書而已。文帝安之。年給相府錢二千萬，他物稱此。而義恭性奢，用常不足，文帝又別給錢年至千萬。時有獻五百里馬者，以賜義恭。

二十七年，文帝欲有事河、洛，義恭總統群帥，出鎮彭城。及魏軍至瓜步，義恭與孝武閉城自守。初，魏軍深入，上慮義恭不能固彭城，備加誡勒。義恭答曰：「臣雖未能臨瀚海，濟居延，庶免劉仲奔逃之恥。」及魏軍至，義恭果欲走，賴眾議得停。降號驃騎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魯郡孔子舊廟有柏樹二十四株，曆漢、晉，其大連抱。有二株先倒折，土人崇敬，莫之敢犯。義恭悉遣伐取，父老莫不歎息。又以本官領南兗州刺史，加都督，移鎮盱眙，修館宇擬東城。

二十九年冬，還朝，上以禦所乘蒼鷹船上迎之。遭太妃憂，改授大將軍、南徐州刺史。還鎮東府。元凶肆逆，其日劭急召義恭。先是，詔召太子及諸王，慮有詐妄致害者，召皆有人；至是，義恭求常所遣傳詔，劭遣之而後入。義恭凡府內兵仗，並送還台。進位太保。

孝武入討，劭疑義恭有異志，使入住尚書下省，分諸子並住神獸門外侍中下省。孝武前鋒至新亭，劭挾義恭出戰，故不得自拔。戰敗，義恭單馬南奔。劭大怒，遣始興王浚殺義恭十二子。

義恭既至，勸孝武即位。授太尉、錄尚書六條事、假黃鉞。事甯，進位太傅，領大司馬，增班劍為三十人，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。上不欲致禮太傅，諷有司奏「天子不應加

拜」，從之。及立太子，東宮文案，使先經義恭。

及南郡王義宣等反，又加黃鉞，白直百人入六門。事平，以臧質七百里馬賜義恭。孝武以義宣亂逆，由於強盛，欲削王侯。義恭希旨，請省錄尚書，上從之。又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陳貶損之格九條，詔外詳議。於是有司奏九條之格猶有未盡，更加附益，凡二十四條。大抵「聽事不得南面坐施帳；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；公主妃傳令，不得朱服；輿不得重扛；鄣扇不得雉尾；劍不得鹿盧形；槊毦不得孔雀白氅；夾轂隊不得絳襖；平乘但馬不得過二匹；胡伎不得彩衣；舞伎正冬著褂衣，不得莊面；諸妃主不得著緄帶；信幡非台省官悉用絳；郡縣內史相及封內長官于其封君，罷官則不復追敬，不稱臣；諸鎮常行，車前不得過六隊；刀不得過銀銅飾；諸王女封縣主，諸王子孫襲封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，並不得鹵簿；諸王子繼體為王者，婚葬吉凶，悉依諸國公侯之禮，不得同皇弟皇子；車輿非輜車不得油幢；平乘船皆下兩頭作露平形，不得擬象龍舟」。詔可。

孝建二年，為揚州刺史，加入朝不趨，贊拜不名，劍履上殿。固辭殊禮。義恭撰要記五卷，起前漢訖晉太元，表上之。詔付秘閣。時西陽王子尚有盛寵，義恭解揚州以避之。乃進位太宰，領司徒。

義恭常慮為孝武所疑，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亂，乃上表稱「諸王貴重，不應居邊。有州不須置府」。其餘制度又多所減省。時孝武嚴暴，義恭慮不見容，乃卑辭曲意附會，皆有容儀，每有祥瑞輒上賦頌。大明元年，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，又勸封禪，上甚悅。及孝武崩，遺詔：「義恭解尚書令，加中書監。柳元景領尚書令，入住城內。事無巨細，悉關二公，大事與沈慶之參決，若有軍旅，可為總統。尚書中事委顏師伯，外監所統委王玄謨。」

前廢帝即位，復錄尚書，本官如故。尚書令柳元景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，領兵置佐，一依舊准。又增義恭班劍為四十人，更申殊禮之命。固辭殊禮。

義恭性嗜不恒，與時移變，自始至終，屢遷第宅。與人遊款，意好亦多不終。奢侈無度，不愛財寶，左右親幸，一日乞與，或至一二百萬；小有忤意，輒追奪之。大明時，資供豐厚，而用常不足。賒市百姓物，無錢可還，民有通辭求錢者，輒題後作「原」字。善騎馬，解音律，遊行或二三百里，孝武恣其所之。東至吳郡，登虎丘山，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。大明中撰國史，孝武自為義恭作傳。

及永光中，雖任宰輔，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。前廢帝狂悖無道，義恭、元景謀欲廢立，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，並其四子。斷析義恭支體，分裂腹胃，挑取眼睛以蜜漬之，以為鬼目粽。明帝定亂，令書「追崇侍中、都督中外諸軍、丞相，領太尉、中書監、錄尚書事、王如故。給九旒鸞輅，虎賁班劍百人，前後部羽葆、鼓吹，轀輬車」。泰始三年，又詔陪祭廟庭。

南郡王

南郡王義宣，生而舌短，澀於言論。元嘉元年，封竟陵王，都督、南兗州刺史，遷中書監，中軍將軍，給鼓吹。時竟陵群蠻充斥，役刻民散，改封南譙王。十三年，出為江州刺史，加都督。

初，武帝以荊州上流形勝，地廣兵強，遺詔諸子次第居之。謝晦平後，以授彭城王義康，義康入相，次江夏王義恭，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，且臨川烈武王有大功於社稷，義慶又居之。其後應在義宣，上以義宣人才素短，不堪居上流。十六年，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，而以義宣為南徐州刺史。而會稽公主每以為言，上遲回久之。二十一年，乃以義宣都督七州諸軍事、車騎將軍、荊州刺史。先賜中詔曰：「師護以在西久，比表求還，出內左右，自是經國常理，亦何必其應於一往。今欲聽許，以汝代之。師護雖無殊績，潔己節用，通懷期物，不恣群下。此信未易，在彼已有次第，為士庶所安，論者乃謂未議遷之。今之回換，更在欲為汝耳。汝與師護年時一輩，各有其美，方物之義，亦互有少劣，若今向事脫一減之者，既於西夏交有巨礙，遷代之譏，必歸責於吾矣。」師護，義季小字也。義宣至鎮，勤自課厲，政事修理。白晳，美鬚眉，長七尺五寸，腰帶十圍。多畜嬪媵，後房千餘，尼媼數百，男女三十人。崇飾綺麗，費用殷廣。進位司空，改侍中。

二十七年，魏軍南侵，義宣慮寇至，欲奔上明。及魏軍退，文帝詔之曰：「善修民務，不須營潛逃計也。」遷司徒、揚州刺史，侍中如故。

元凶弒立，以義宣為中書監、太尉，領司徒。義宣聞之，即時起兵，征聚甲卒，傳檄近遠。會孝武入討，義宣遣參軍徐遺寶率眾三千，助為先鋒。孝武即位，以義宣為中書監、都督揚豫二州、丞相、錄尚書六條事、揚州刺史，加羽葆、鼓吹，給班劍四十人，改封南郡王。追諡義宣所生為獻太妃，封次子宜陽侯愷為南譙王。義宣固辭內任及愷王爵。於是改授都督八州諸軍事、荊湘二州刺史，持節、侍中、丞相如故。降愷為宜陽縣王，

將佐以下，並加賞秩。

義宣在鎮十年，兵強財富。既首創大義，威名著天下，凡所求欲，無不必從。朝廷所下制度，意不同者，一不遵承。嘗獻孝武酒，先自酌飲，封送所餘，其不識大體如此。

初，臧質陰有異志，以義宣凡弱，易可傾移，欲假手為亂，以成其奸。自襄陽往江陵見義宣，便盡禮；及至江州，每密信說義宣，以為「有大才，負大功，挾震主之威，自古鮮有全者。宜在人前早有處分，不爾，一旦受禍，悔無所及」。義宣陰納質言。而孝武閨庭無禮，與義宣諸女淫亂，義宣因此發怒，密治舟甲，克孝建元年秋冬舉兵，報豫州刺史魯爽、兗州刺史徐遺寶使同。爽狂酒失旨，其年正月便反。遣府戶曹送版，以義宣補天子，並送天子羽儀。遺寶亦勒兵向彭城。義宣及質狼狽起兵，二月，加都督中外諸軍事，置左右長史、司馬，使僚佐悉稱名。遣傳奉表，以奸臣交亂，圖傾宗社，輒徵召甲卒，戮此凶醜。詔答之。太傅江夏王義恭又與義宣書，諭以禍福。

義宣移檄諸州郡，遣參軍劉諶之、尹周之等率軍下就臧質。雍州刺史朱修之起兵奉順。義宣率眾十萬，發自江津，舳艫數百里。是日大風，船垂覆沒，僅得入中夏口。以第八子慆為輔國將軍，留鎮江陵。遣魯秀、朱曇韶萬餘人北討朱修之。秀初至江陵見義宣，既出，拊膺曰：「阿兄誤人事，乃與癡人共作賊，今年敗矣。」義宣至尋陽，與質俱下。質為前鋒至鵲頭，聞徐遺寶敗，魯爽於小峴授首，相視失色。孝武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爽首于義宣並與書，義宣、質並駭懼。

上先遣豫州刺史王玄謨舟師頓梁山洲內，東西兩岸為卻月城，營柵甚固。撫軍柳元景據姑孰為大統，偏師鄭琨、武念戍南浦。質徑入梁山，去玄謨一里許結營。義宣屯蕪湖。五月十九日，西南風猛，質乘風順流攻玄謨西壘，冗從僕射鬍子友等戰失利，棄壘度就玄謨。質又遣將龐法起數千兵趣南浦，仍使自後掩玄謨。與琨、念相遇。法起戰大敗，赴水死略盡。義宣至梁山，質上出軍東岸攻玄謨。玄謨分遣遊擊將軍垣護之、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壘奮擊，大敗質軍，軍人一時投水。護之等因風縱火，焚其舟乘，風勢猛盛，煙爝覆江。義宣時屯西岸，延火燒營殆盡。諸將乘風火之勢，縱兵攻之，眾一時奔潰。義宣與質相失，各單舸迸走。東人士庶並歸順，西人與義宣相隨者，船舸猶有百餘。女先適臧質子，過尋陽，入城取女，載以西奔。至江夏，聞巴陵有軍被抄斷，回入徑口，步向江陵。眾散且盡，左右唯有十許人。腳痛不復能行，就民僦露車自載。無復食，緣道求告。至江陵郭外，竺超人具羽儀迎之，時帶甲尚萬餘人。

義宣既入城，仍出聽事見客。左右翟靈寶誡使撫慰眾賓，以「臧質違指授之宜，用致失利，今治兵繕甲，更為後圖。昔漢高百敗，終成大業」。而義宣誤云：「項羽千敗」。眾咸掩口而笑。魯秀、竺超人等猶為之爪牙，欲收合餘燼，更圖一決。而義宣惛墊，無復神守，入內不復出，左右腹心相率奔叛。魯秀北走，義宣不復自立，欲隨秀去。乃于內戎服，盛糧糗，帶背刀，攜息慚及所愛妾五人，皆著男子服相隨。城內擾亂，白刃交橫，義宣大懼落馬，仍便步地。超人送城外，更以馬與之。超人還守城。

義宣冀及秀，望諸將送北入魏。既失秀所在，未出郭，將士逃盡，唯餘慚及五妾兩黃門而已。夜還向城，入南郡空廨，無床，席地至旦。遣黃門報超人，超人遣故車一乘，載送刺奸。義宣止獄戶，坐地歎曰：「臧質老奴誤我。」始與五妾俱入獄，五妾尋被遣出。義宣號泣語獄吏曰：「常日非苦，今日分別始是苦。」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公王八座與荊州刺史朱修之書，言：「義宣反道叛恩，便宜專行大戮」。書未達，修之已至江陵，於獄盡之。孝武聽還葬舊墓。

長子恢年十一，拜南譙王世子。晉氏過江，不置城門校尉及衛尉官。孝武欲重城禁，故復置衛尉卿，以恢為侍中，領衛尉。衛尉之置，自恢始也。義宣反，錄付廷尉，自殺。恢弟愷字景穆，生而養于宮中，寵均皇子。十歲封宜陽侯，孝武時進為王。義宣反問至，愷于尚書寺內著婦人衣，乘問訊車投臨汝公孟詡，詡於妻室內為地窟藏之。事覺，並詡誅。其餘並為修之所殺。

衡陽文王

衡陽文王義季，幼而夷簡，無鄙近之累。文帝為荊州，武帝使隨往，由是特為文帝所愛。元嘉元年，封衡陽王。十六年，代臨川王義慶為都督、荊州刺史。

先是義慶在任，遇巴、蜀擾亂，師旅應接，府庫空虛。義季畜財節用，數年還復充實。隊主續豐母老家貧，無以充養，遂不食肉。義季哀其志，給豐母月米二斛，錢一千，並制豐噉肉。義季素拙書，上聽使人書啟事，唯自署名而已。

嘗大搜於郢，有野老帶苫而耕，命左右斥之。老人擁耒對曰：「昔楚子盤遊，受譏令尹，今陽和扇氣，播厥之始，一日不作，人失其時。大王馳騁為樂，驅斥老夫，非勸農之意。」義季止馬曰：「此賢者也。」命賜之食。老人曰：「籲！願大王均其賜也。苟不奪人時，則一時皆享王賜，老人不偏其私矣。斯飯也弗敢當。」問其名，不言而退。義季素

嗜酒，自彭城王義康廢後，遂為長夜飲，略少醒日。文帝詰責曰：「此非唯傷事業，亦自損性，皆汝所諳。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，將軍蘇征耽酒成疾，旦夕待盡。一門無此酣法，汝于何得之？」義季雖奉旨，酣縱不改成疾，以至於終。

二十一年，徵為征北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南兗州刺史，加都督。發州之日，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，悉留之，荊楚以為美談。

二十二年，遷徐州刺史。明年，魏攻邊，北州擾動。義季慮禍，不欲以功勤自業，無他經略，唯飲酒而已。文帝又詔責之。

二十四年，薨于彭城。太尉江夏王義恭表解職迎喪，不許。上遣東海王禕迎喪，追贈司空。傳國至孫，齊受禪，國除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自古帝王之興，雖系之於歷數，至於經啟多難，莫不兼藉親賢。當於餘祆內侮，荀、桓交逼，荊楚之勢，同於累卵。如使上略未盡，一算或遺，則得喪之機，未可知也。烈武王攬群才，揚盛策，一舉而掃勍寇，蓋亦人謀之致乎。長沙雖位列台鼎，不受本根之寄，跡其行事，有以知武皇之則哲。

廬陵以帝子之重，兼高明之姿，釁跡未彰，禍生忌克，痛矣！夫天倫猶子，分形共氣，親愛之道，人理斯同；富貴之情，其義則舛。善乎龐公之言：比之周公、管、蔡，若處茅屋之內，宜無放殺之酷。觀夫彭城、南郡，其然乎。江夏地居愛子，位當上相，大明之世，親禮冠朝，屈體降身，歸於卑下，得使兩朝暴主，永無猜色，曆載踰十，以尊戚自保。及在永光，幼主南面，公旦之重，屬有所歸，自謂踐冰之慮已除，泰山之安可恃，曾未雲幾，而磔體分肌。古人以隱微致誡，斯為篤矣。衡陽晚存酒德，何先後之雲殊，其將存覆車之鑒；不然，何以致於是也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